

# 福临降生前后清宫的悲与喜



《孝庄皇后》  
孟昭信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5年6月

皇太极称帝前，有五位皇子降生：长子豪格，1609年生，封肃亲王。他的母亲是继妃海西女真乌拉部的乌拉纳喇氏。次子洛格，1611年生，十一岁死。三子格博会，1611年生，七岁死。四子叶布舒，1627年生，封辅国公，他的母亲是庶妃颜札氏。五子硕塞，1628年生，封承泽裕亲王，他的母亲是侧妃海西女真叶赫部叶赫纳喇氏。

五子中存活三子，其中豪格系嫡长子。从1628年到1637年2月中间，九年空白，无皇子出世。同期只有八位皇女降生。可见，皇子是何等稀罕，不仅皇帝、后妃，乃至整个宫廷都期盼着天赐麟儿。

崇德二年(1637)七月八日，举朝期盼的大喜事终于降临。皇太极与海兰珠爱情的结晶——皇八子在关雎宫降生。

皇八子的诞生，的确让年已四十五岁的皇太极兴奋了好一阵子。这一年，他连得三位皇子，皇六子高塞、皇七子常舒，均庶妃所生，唯独皇八子是由有名号的皇妃所生。他的欣喜心情，溢于言表，以至开有清一代先例，在盛京皇宫举行重大庆典活动的场所——大政殿，颁发大赦令，其御制文称：蒙上天眷爱，关雎宫宸妃诞育“皇嗣”，故而大赦天下，使之都受到“恩泽”。文中所称“皇嗣”，就是皇太子。说明皇太极已经明确将皇八子视为自己皇位的继承人。

在政治圈子里，人事动向最牵动人的敏感神经。皇太极颁诏，立即轰动国内外，引来八方朝贺，为清朝开国史上少见。翌年元旦，朝鲜国王李倧上大清皇帝、皇后贺表的同时，还上“皇太子”贺表。其笺文颂扬皇太子“德量渊冲，英姿玉裕”，进献皇太子礼品：细白绢十五匹，白绵绸十五匹，青葛布十五匹，黄色花席十张，紫花席十张，紫花方席十张，各式纯花席十张，貂皮六张，白纸五百刀。

前来贺表的，还有蒙古各部。他们一路上驱赶着牛、羊、马匹及驮载各种土特产的牲畜，风尘仆仆，来到盛京，朝见皇太极，献上表文、方物，以示庆贺。一时间，盛京内外，装潢、服饰各具特色的车马行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呈现一派喜庆热闹景象。

此时的皇太极，政权巩固，势力强大，诸事顺遂。娇妻生子更锦上添花，真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向来贺者分别回赠厚礼以答谢，并大宴宾客于崇政殿、清宁宫等处，盛况之空前，自不待言。

魁梧英俊的皇帝和端庄美丽的皇妃，拥抱着他们心爱的、寄以厚望的小皇子。这是多么珍贵的一幅人间美景！然而遗憾的是，好景不长，罪恶的小豆豆——天花，打破了这幸福和谐的画面。

崇德三年(1638)正月二十八日，这个高贵而又幼小的生命，来到人世才半年时间，就患“天花”夭折了。皇八子之死，有如晴天霹雳，震得陶醉在欢乐中的人们突然眼前一片黑暗。谁能经得起这大喜大悲、一百八十度情绪大转弯的折磨呢？

柔弱的海兰珠无论如何也无法经受这沉重的打击，终日郁郁寡欢，一病不起。皇太极竭力劝慰，多方求医治疗，也无济于事。中宫皇后哲哲内心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两个侄女嫁后金为妃，给她带来希望；皇八子出世，实现了她多年的美梦，可是，来之不易的幸福，竟瞬间即逝。她既心痛皇子，又担心病中的海兰珠。她唯一能做的只是常亲临东宫探视侄女的病情，不断派人送去侄女喜欢吃的食品。太子夭折，东宫卧病，皇帝郁闷不乐，整个后宫

沉浸在哀伤凄苦之中。

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此时正身怀六甲，而且妊娠已十一个月，越期不生。她先已生有三女，渴望能生一个小皇子。皇八子夭折，她不仅难过，而且觉得有压力。果真能生皇子，既可抚慰皇帝内心的创痛，又能弥补由于皇八子之死带来的姑侄三人都无子的缺憾。

整个皇宫被哀伤笼罩着，没有临产所需要的喜庆祥和气氛。她既担心不生皇子，又害怕发生意外。心神不安和精神紧张，倒起了催生作用，在皇八子去世的第三天，即正月三十日晚上八时左右，皇九子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呱呱坠地。

小福临的一声啼哭，划破了笼罩大清皇宫的乌云，天空露出曙光，人们奔走相告，脸上展现出宽慰的笑容。皇八子降生半年来，哲哲的兴奋点一直集中在关雎宫皇八子身上，皇八子的夭折带走了她的希望和光明。在她正哀伤无助、眼前一片渺茫的时候，皇九子的降生给她带来一个惊喜。换一个心境，算是送往迎来吧！皇帝也因九子的出生得到极大的安慰。他爱庄妃的福相，更欣赏自己的圣明：用“永福”命名次西宫，庄妃实在是一颗福星，这颗福星重新照亮了他的心，照亮了大清皇宫。皇帝、皇后不约而同地感受到“福”的来临。为皇九子取名时，定名“福临”。

不过，喜归喜，忧归忧，皇八子初丧，宸妃海兰珠呻吟在病榻上，皇帝、皇后放不下她。皇太极从皇九子得到的安慰，取代不了他对皇八子的痛惜，尤其爱妃身心的伤痛，时刻搅动他的心。他处处谨慎行事，唯恐伤害海兰珠。所以，既不为皇九子诞生发布大赦令，亦不举行什么庆贺仪式，更不称之为“皇嗣”；仍令他与生母同住于永福宫。

至此为止，皇九子是唯一的五宫后妃所生皇子，现在排在什么地位，将来可能坐在哪把交椅上，谁都清楚。不论称不称太子，都不影响他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几天前还没有人预言庄妃会生皇子，现在，庶妃、宫女们纷纷回忆说，她们在婴儿降生前就看到了吉兆。有人说看到了红光，有人说闻到了香味。

内国史院学士将此类传说记注下来，在《清太宗实录》中，添枝加叶地描写福临诞生时的情景，写道：“是夕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香气弥漫数日。”春正月晚八点太阳早已落山，哪来的红光照耀？分明是故意制造舆论，让天下人承认：皇九子不是凡人。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庄妃生子，永福宫成了关注的热点，与关雎宫形成大反差。后宫妃嫔及宫女中有些人，对东宫宸妃一改往日逢迎献媚之态，日见冷淡和疏远。海兰珠为此精神上受到刺激，病情日益加重。

崇德六年(1641)七月，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来援边外重镇锦州，皇太极御驾亲征，到松山城外，两军对垒，形势严峻。九月十二日，突然传来宸妃病重的消息。皇太极立即召集王公贝勒、固山额真，以及参战的外藩蒙古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乌克善、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等，命他们固守杏山、高桥。次日，他便匆忙起驾返还盛京。十七日，抵达旧边驻扎。

当夜，又有盛京遣人奏报宸妃病危，皇太极闻奏立即拔营，披星戴月，连夜飞奔，天还未亮，銮驾抵达盛京城。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就在这时，传来宸妃去世的噩耗。皇太极闻报，真如五雷轰顶，一度昏迷，悲不自胜。入大清门后，他直扑关雎宫，一见宸妃遗体，声泪俱下，痛哭不止。面对此情此景，诸王大臣全跪劝皇上节哀。皇太极下令：宸妃丧殓礼仪一概从厚。

自宸妃死后，皇太极朝夕悲痛，难以自拔。他频繁地为爱妃举行各种祭奠活动，初祭、月祭、大祭、冬至令节祭，甚至岁暮祭祀祖宗山陵时，亦遣官祭宸妃。宸妃的灵柩，曾殡于地载门外五里。皇太极每逢出巡射猎，凡经过宸妃的殡所，必去祭奠一番，痛哭一场。崇德六年(1641)十月，又特追封宸妃为“元妃”，谥号：“敏惠恭和元妃”，并率众前去祭奠，宣读追封册文、祭文；命喇嘛僧道礼拜诵经，令诸王贝勒、文武大臣及朝鲜国王李倧二子等行祭奠礼。

同年十二月二十日，西宫贵妃娜木钟生皇十一子博木博果尔。多一位五宫皇妃所生的皇子，多一个皇嗣候选人，是清宫又一大喜事。皇太极亦按庄妃生皇九子福临之例，不举行庆典。

皇太极视宸妃之死为“国丧”。崇德七年(1642)元旦，降谕：因敏惠恭和元妃丧，免朝贺，停止宴会、歌舞等庆贺娱乐活动。同年四月，松锦大战告捷，明朝关外四座重镇，清军一举拿下三个(锦州、松山、杏山)，只剩下宁远(兴城)孤悬在海边，从而为清军入关铺平了道路。这是皇太极多年梦寐以求、几次战而未得的重大战果，而且还俘获了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可喜可贺。为此，皇太极遣官在崇政殿大摆宴席，同庆胜利。然而，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他睹物思人，黯然神伤，深深沉浸在爱妃的无限哀思之中。所以，他本人既无兴趣穿戴朝服，也未躬亲出席宴会。

## 国学之道(47)之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由文明观和天下观体现的人文精神所要取向的价值观是无神的。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无神的价值取向是由文明观和天下观所具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而体现出来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内涵的人文精神。过去在探讨人文问题时，多采取西方近代所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来定义人文，还会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所谓的人文精神的实质就是反映在它的以人为本以及反对上帝神灵的价值观念之中。而所有这些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文内涵，然而，这又是不全面的。理由就是这种研究没有去直接和正面来揭示人文概念及其道理和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来意义是什么。而如果脱离了对中国古代经典对人文概念的揭示和发微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实质就无法被呈现出来。有鉴于此，我们在正面提示和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无神论思想之前，还应该再回溯到文明观、天下观、人文观所蕴含的内容以及它们所反映的最富有中国特色的天人观上来。

通俗的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明观、天下观以及人文观，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人对“天”，对“自然万物”的看法之上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在讨论由人参与的所有活动实际上是离不开与此相对相关的“天”以及自然万物的存在的。这是中华文明从她诞生的时候既已建立起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通俗的说，离开天人之间就没有学可言，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各个学问都与天人之间关系紧密。“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一观物外篇》)，此之谓也。文明概念的建立是这样，天下概念的建立是这样，而“以止”文明的人文概念的建立亦是如此。“文明”的离火之丽，“以止”的良山之止，表示的是“天道”；“人文”表示的是用此文明之道，截止于人(诗书礼乐意义上的人之文，德之教)的“人道”。可见，“文明以止，人文也”命题本身就表示的是天人关系呢！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源的阴阳观念，八卦思想，正是历史传说并有待进一步考古证实，相距今人七八千年时的伏羲氏(包牺氏)就开始创建了。“古之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一系辞传》)，此之谓也。包牺氏“始作八卦”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是观天观地，取物类物。其目的正是呈现出“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天地万物之文明内涵。

无论是《周易》的“物相杂故曰文”，还是《说文解字》的“文，错画也”，抑或是《左传》的“夫经天纬地者谓之文”，这些对“文”的解释都离不开天地万物呢！可知，“文”是用来反映天心的，天地之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甲骨文、金文的“文”字中间是个“心”之象形的原因所在。将文之心，文之德彰显出来而呈现光明之象也，这就是所谓“文章”即彰文。唐人孔颖达在其《周易正义》对《周易》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作了如下的解释：“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文明者也。”对“见龙在田”“阳气在田”的解释虽然有异，但又认为它们都是在指向天地自然的样态。古人是在谈论上天天文现象，是在谈论如何将其心其德给光明出来，并最终普照四方和社会人间。龙，田是代表天，天下是代表人(社会文化)。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正是通过“天文”与“天下”来规定“文明”，从而使“文明”概念就具有了同时包含天与人的功能和作用呢。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同样是通过“文明”概念而得到具体体现的。

而《尚书一舜典》的“浚哲文明，温恭允塞”更是对经过天之所命，天之所赋给人的德性生命的挖掘、开拓、彰显来规定了“文明”概念。“浚”，开发；“哲”，文德、智慧。开发此德此智而使其光明。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文，天道自身有其德，包括诚信、温恭等德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德性亦是充满人身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其呈现出来，彰显起来，光明开来。可见，“浚哲”是对天德以及人身所具天德的开发和光明者也。它本身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过程呢。

天文也好，文章也好，文明也好，人文也好，天下也好，它们都或在天间，或在天地之间，或者人的心性之间，或在社会世间。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从来就只将天人的“存在”置入、安排在人们能够看到的现实的地方，从来不会将“它们”掷入天地、自然、社会、人心“之外”的某个超验的地方。由此最终使得那些“超余”者始终进入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超验之中。无神论于是终在这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得以建立并形成传统。

### 内容简介

清初孝庄皇后贤良卓识、高瞻远瞩、才华出众。她一生培养辅佐了顺治、康熙两代皇帝，对于清初政权的巩固及国家强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古代一位功垂青史的杰出女政治家。人文社清代人物传记系列之一《孝庄皇后》，是吉林大学清史研究专家孟昭信教授，以专家而为正史，文笔有较强的可读性，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此次再版，作者对全文做了修订，并在书前增加彩色插图，堪称图文并茂。

### 作者简介

孟昭信

汉族。辽宁法库人。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吉林历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主要是清代政治史，著有《康熙大帝全传》《康熙评传》《康熙与大清帝国》《康熙的晚年生活》《明清政治制度述论》等，并发表明清史及明清政治制度、人物评价等方面的论文数十篇。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国学玄览堂(186)